

为有牺牲多壮志：“高极”之上的精神高地

新华全媒+

新华社拉萨4月4日电(记者翟永冠、张兆基、格桑朗杰、田金文)4月4日,清明时节,西藏阿里的党员干部、解放军、学生及群众,聚集狮泉河烈士陵园,祭奠英灵。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南极和北极之外名副其实的“高极”。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守护边陲,建设边疆,在恶劣的环境中创造“人间奇迹”。

伟大的事业,皆有精神,惟其精神,才能历久弥新,赓续传承,焕发出跨越时空的力量。

一面红旗——挺进!挺进!挺进!人民的队伍到藏北

羌塘草原,海拔4571米,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71年前,来自7个民族的136名战士,组成进藏先遣连,在党代表李狄三的率领下,从新疆出发,挺进西藏阿里。

1950年9月9日,先遣连到达阿里改则境内,日加木(扎布村)成为被和平解放的村,插上了五星红旗。

当年10月28日,先遣连进驻海拔4571米的扎麻芒堡,帮助农奴放牧、打柴、打土匪,就地做好越冬准备。但冬天的扎麻芒堡,条件极其

恶劣,先遣连陷入断粮、断盐的危险境地。一场高原病在战士中蔓延开来,一些人全身浮肿、吐血,死亡人数一天天增多,最多时先遣连一天举办11场葬礼。最艰难的时刻,李狄三坚定地说:“先遣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大地上。”

但牺牲仍在继续。等到先遣连最终挺进阿里的噶大克,已经牺牲了63人。

李狄三、巴利祥、吐尔逊、徐金全、阿廷芳……雪域高原永远留下了这些鲜活的生命,永远镌刻下这些如山的名字。

“挺进!挺进!挺进!”人民的队伍到藏北,赶走帝国主义势力,为了国家统一。”当年李狄三所做的《挺进歌》,豪迈之情留存至今。

如今英雄已逝,但这种不怕苦不怕死、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的精神,如巍巍丰碑,永驻乾坤,在高原生根发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一座丰碑——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烈士陵园内,孔繁森墓旁,一簇簇红柳坚韧挺拔。

孔繁森,就是高原上的红柳树。

“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孔繁森给患肺病的藏族同胞吸痰,用胸口为聋哑老人暖脚,用不高的收入养育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清明,中国航空博物馆蓝天英雄纪念墙下,前来缅怀英烈的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官兵,向1800余名长眠于蓝天的英烈庄严敬礼——没有见过你的样子,但想向你的名字致以庄严军礼。

列兵蔡易昆一早就换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这是他入伍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也是他第一次前往蓝天英雄纪念墙缅怀蓝天英烈。

进入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迎面是巨大的“蓝天魂”雕塑,象征过去、现在、未来三代飞行员的巨型石刻头像并肩而立。雕塑后的英烈墙上,镌刻着为党和人民伟大事业牺牲的空勤英烈的姓名。

名单的起始,就是蔡易昆耳熟能详的名字:孙生禄、杜凤瑞、范万章……入伍前,这些名字对于蔡易昆来说,只是遥远的“传奇”。而当自己同样穿上一身“空军蓝”的时候,他才认识到,这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一部人民空军的历史,是在战斗中成长的光荣史,也是一部跨越发展的奋斗史。

指导员孔艺轩看到了刘刚的名字。试飞某型飞机时,试飞员刘刚突遇发动机空中停车。按规定,他应该在2秒钟内弃机跳伞。然而,刘刚选择用生命一搏,决意将凝聚了无数科研人员心血的飞机飞回去!人们没能找到刘刚的遗体,骨灰盒里,是一架小小的飞机模型。

目光定格在“冯思广”几个字上时,四级军士长刘凯久久伫立。刘凯入伍的第三年,空军飞行员冯思广在训练时遭遇重大特情,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放弃最佳跳伞时机,壮烈牺牲。“冯思广保护的那座城市,就在我的家乡。”刘凯说,“他比我大5岁,如今,我已经34岁了,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

其实,纪念墙上的大多数英烈,都与现场的官兵年纪相近。

孙生禄,牺牲时24岁。

杜凤瑞,牺牲时25岁。

范万章,牺牲时25岁。

……

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前赴后继,义无反顾。

纪念墙前,一簇熊熊燃烧的“胜利之火”,日夜不熄。

指导员孔德其说,“胜利之火”正是先烈们用生命点燃的。“接力的火炬现在传到了我们手里,怎么干才能更好地擎起英烈们用生

命点燃的火炬?”

“能战、敢战、胜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是教导员杨泗福第一次在春天来到英烈墙下,也是他第一次带领这么多新兵来缅怀先烈。

“作为空军地面部队,我们同样有自己的

孤儿。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因公殉职,时年50岁,身上有两件遗物:8元6角钱和他去世前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71年来,人民英雄的事迹在高原流传。

战士杨天仁在先遣连行军途中因为冻饿昏倒,掉了队,之后被牧民救回了家。苏醒后,他不住帐篷,只睡羊圈,因为部队有纪律;不得侵犯民宅。归队前,他留下两块银元。那不仅是他唯一的财富。

在海拔4700米的革吉县,被当地干部戏称为“兜底县长”的武云鹏,床头上就摆着一本关于孔繁森的传记。这位来自中国联通集团的援藏干部,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向上申请援藏资金上亿元,心系当地的供暖、供氧、供水等民生兜底工作。

“在这么高的海拔上,连呼吸都要用尽力气,但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要加速奔跑,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工作。”武云鹏说,“即使我牺牲身体健康,没顾上家庭,也是值得的。”

一段奇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一间低矮的土房里,两个挂面箱子拼叠

起来,盖上木板和报纸,便是阿里札达县前县委书记刘继华的办公点。

1976年10月,刘继华响应国家号召,扎根在了“天边阿里”。当地老百姓说,札达县的道路,是刘继华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为官17载,这位“清贫苦行僧”深入基层,一切从简。在阿里博物馆想要为刘继华布展立传时,竟然找不到一张可用的照片,只有一张贴在档案案的二寸头像。

在札达县底雅乡布奇村,妇女主任群宗卓玛带领群众抵边放牧,像钉子一样驻守在祖国边疆,守护国家领土完整。

在改则县恰吉村,党支部书记尼玛顿珠领导村民成立合作社,统一安排劳动力生产,组建了施工队,办起了农机修理厂和商店。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近1.5万元,实现全村脱贫。

放眼整个阿里,2016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户6183户23159人全部脱贫,7县实现脱贫摘帽,139个贫困村退出。“十三五”期间,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2.4亿元,是2015年的1.68倍。

伟大的精神,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力量。

阿里博物馆副馆长俞江说,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更是培育献身理想信念的精神高地。

“伟大的发展奇迹,正如狮泉河烈士陵园大门两旁镌刻的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俞江说。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者张汨汨、王君璐、邵思聪)吕伟一直觉得,古人将墓祭定在清明时节,是有用意的——杨柳返青,杏花开满山坡,却常伴烟雨蒙蒙。在吕伟眼里,此时的平北群山,最美丽,也最凄清。

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寻找烈士志愿服务队”的成员,每年清明,是他和队友们最忙碌的时候。延庆所辖大大小小25处英烈纪念地,他们都要祭扫一遍。对他们来说,祭扫的是先辈,也是亲人。

翻过一道道山梁,爬过一道道土坡……找到密林与草丛间的一座座石碑或土坟。队员们蹭掉满脚的泥泞,走上前去,除草、擦拭,把鲜花摆放在墓前。

“面对先烈,应该有许多话要说。但好像,说啥都是苍白的。”站在一座座坟茔前,吕伟他们更多的是沉默,然后,是深鞠一躬。

延庆扼守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重要。抗战时期,延庆所在的平北抗日根据地被称作“插入敌人胸腹的一把钢刀”,斗争分外惨烈。据相关史料,平北军民对日作战共歼敌2.3万人,收复失地5万平方公里。干部、战士、群众共约14000人付出生命代价。主力部队指战员牺牲4000多人,平均年龄22.5岁。

牺牲又何止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无数英烈将鲜血与生命留在了这片沃土。

“年纪最小的烈士,牺牲时只有13岁。”服务队队员蒋建科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翻看英烈名录时所受到的那种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震撼的余波并未消散,反而愈加强烈。

几年前,延庆启动了零散烈士墓抢救性保护工作和烈士英名录梳理工作,散落在沟壑山间的近300座烈士墓得到抢救性保护修缮和集中迁葬,数百位埋骨荒野的烈士得到核实与确认。作为其中的主力,这些年来,“寻找烈士志愿服务队”名称有改动,成员有增减,但为烈士正名,送烈士回家”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每当收到一条烈士遗迹线索,他们都“当作最重要的事”。散落烈士墓与烈士遗骨多数在深山里、道坎间,往往需要翻山爬坡、披荆斩棘,然而,“路再远,也必须去,立刻就去”。

查找史志、名录、文献资料,再找当事人、知情者多方核对,一人的证词不够,还要多人同证……有时,烈士的后人也会不理解:你们为啥这么较真?不信吗?

“只要跟英烈有关,就必须做扎实,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蒋建科说,“这样做,是对这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烈士的负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人相继离世,知情者越来越稀少,这项工作也越发急迫。如果说,刚刚接过这项任务时,主要是“觉得光荣”,而现在,队员们更多感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蒋建科说。

在延庆八达岭烈士陵园,有一面烈士纪念墙——经过服务队队员的发掘与核证,延庆籍与在延庆牺牲的烈士由1618位扩充到如今的2168位。2168个金色的名字,镌刻在山顶一面长6米、高3米的大理石墙壁上。

清明时节,65岁的崔祥来到烈士纪念墙前,久久站立。

“我来找我的二爷(二伯)。”老人睁大眼睛,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名字间仔细寻找,“还没找着呢……”

二伯名叫崔宝山,牺牲那年,只有19岁。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家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敢将宝山的遗骨迁回,安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我奶奶见天哭,我爸见天念叨。”崔祥回忆,“说他孤零零埋在那里,连个烈士名号都没有。说他那么年轻就走了……什么……都没留下……”老人忽然剧烈地抽噎起来,大颗的泪水涌出眼眶。

经多方查找核实,终于,崔宝山被确认为革命烈士。不久前,崔祥家接到延庆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通知,政府将出资为宝山的坟茔修筑一块烈士墓碑。

“崔宝山”三字,也即将被镌刻到烈士纪念墙上。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名字。”服务队队员闫文杰说,在队员们眼中,那都是一张张曾经鲜活的笑脸、一个个充满血性的灵魂。

八达岭烈士陵园,是服务队“烈士祭扫全覆盖”的最后一站,也是延庆烈士纪念地中最大的一处。

许多墓碑上,只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下面,生平、籍贯等一片空白。更多的墓碑上,连姓名都没有,只有“烈士之墓”四字——陵园安葬烈士584位,其中有名烈士183位,无名烈士401位。

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烈士为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而能够留下姓名的,不足200万人。

“真正的勇士,往往默默无闻。”在吕伟眼中,空旷的墓碑,是更加震撼的铭刻。

“我们后人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忘记你们。”归途中,看着车窗外满山繁花,吕伟在心里说。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官兵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缅怀英烈(4月3日摄)。

新华社发(孙咸摄)

福建推进烈士纪念设施整改工作

新华社福州4月5日电(记者涂洪长、林超)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部分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堪忧,墓前种蔬菜、碑文刻错字……》稿件,对福建部分烈士纪念设施管护不到位导致墓体破损、环境较差等现象进行了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针对稿件反映的问题,福建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整改行动,并出台多项政策。

清明节期间,记者回访看到,此前种在烈士墓前的蔬菜已被铲除,碑文上的错字已经被更正,革命公墓里的杂草和垃圾已经清理完毕,恢复了庄严、肃穆、洁净的环境和氛围,一些烈士墓前还摆放了祭奠用的白花、花圈。

福建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日上旬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组织落实整改,全面摸底,建档造册。4月中旬开展全省专项行动,举一反三,建立健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常态化、

长效化工作机制。龙岩市已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5个督导组开展明察暗访,对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种菜养鸡、搭盖占用、破损失修等问题进行彻底清理和整改;将每一处设施的保护管理责任落实到乡镇、村;市财政安排50万元,各县(市、区)安排不少于30万元用于当前烈士纪念设施应急维修维护,从2021年起列入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各县(市、区)于5月1日前成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三明市明溪县在明确乡(镇)属地责任的基础上,对30处重点红色文化资源实行县直单位挂钩负责制;建立专人管护和村(居)管护机制,签订管护协议,加强日常安全巡查管理;同时在县革命纪念园开辟烈士陵园专区,对全县15处分散的烈士墓,妥善进行迁葬保护,集中管护;县财政新增1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红色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周围环境整治和日常保洁工作,视情况予以增拨;同时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一新,已有整洁清静的氛围,今后要着力加强日常管理和保护。”2020年12月24日,湖北省汉川市人

湖北检方以公益诉讼捍卫烈士荣光

新华社武汉4月5日电(记者田中全)

“柳林乡烈士陵园杂物乱堆、杂草丛生,纪念塔外表陈旧不堪,字迹模糊难辨,难道没有部门来管一管?”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的网络论坛上,一篇反映黄梅柳林乡烈士陵园存在诸多问题的帖子去年引起当地检察机关的关注。

实地调查后,黄梅县人民检察院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对烈士陵园进行了修缮。

柳林乡烈士陵园修缮是近年来湖北检察机关开展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专项监督活动的缩影。专项活动自2019年开展以来,湖北检察机关在英烈保护领域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共办理相关案件499件,其中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类423件,英烈名誉荣誉类76件。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一新,已有整洁清静的氛围,今后要着力加强日常管理和保护。”2020年12月24日,湖北省汉川市人

民检察院邀请两位人民监督员对某乡革命烈士纪念设施公益诉讼案进行“回头看”。

为纪念殉难烈士,该乡于1963年修建烈士纪念塔。但相关部门疏于管理,2018年10月,当地检察机关对该乡烈士纪念塔未依法履行管理和保护职责的情形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对损毁、破旧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修缮和保护。

然而,直至2020年7月,该乡政府仍未开展修缮工作,烈士纪念塔塔身和烈士亭油漆斑驳脱落。随后,汉川市人民检察院向该乡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乡政府对烈士纪念塔进行修缮、改造并加强管理。针对该乡政府存在履职不到位且未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回复的违法情形,汉川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9月18日向该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目前,该乡政府在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已完成对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和改造。